



 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

青春不绕弯

吴万夫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江西美术出版社

★ 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

青春不绕弯

吴万夫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不绕弯 / 吴万夫著. ——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3. 7

(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

ISBN 978-7-5480-2152-0

I. ①青… II. ①吴…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3385 号

出品人:陈 政

责任编辑:刘 滢

排版制作:腾飞文化

企 划:北京江美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 青春不绕弯

作 者:吴万夫 著

出版发行: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66 号江美大厦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3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0-2152-0

定 价:25.80 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赣版权登字—06—201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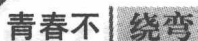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辑 青春是场梦	1
井	3
意 外	5
女兵杨奇	7
窝 囊	10
青春是场梦	13
猎 风	15
五幅画面	18
事出有因	21
弟 弟	22
熬 鹰	25
杠子村人物	28
无巧不成书	30
寻找一双鞋	32
路	34
表 扬	36
阿 香	37
第二辑 爱情标签	41
建立在一元钱上的爱情故事	43
乡下丫头小慧	45
军的爱情因了那句话	47
一封情书的价值	49



一桩濒危的婚姻	51
电话里的爱情	54
尤可可的爱情	56
有些事情你无法明白	59
净 土	60
爱情标签	63
制造悲剧	67
镇长的意见箱	70
会议裤	72
不要与富人做朋友	75
恶意电话	78
 第三辑 梦里梦外	 81
道口烧鸟	83
名人是这样诞生的	86
叙述与一位朋友的断交	89
泣血的呼喊	93
赶考的人	95
梦里梦外	97
痢 痢	98
世 事	100
距 离	101
风 声	103
三个字改变一生	105
画 驴	107
龙 椅	111
落 水	112
倾 斜	114

第四辑 一切都将过去	117
一切都将过去	119
谋 杀	122
背 景	125
生与死	128
纸 条	129
一张税单	131
最受欢迎的总结	133
画 像	135
注 解	137
霍 乱	140
效 应	142
疑 病	143
请 假	145
锣 声	146
死 缘	147
阿 蛮	149
一绺白发	151
树 人	153
第五辑 断层的记忆	155
一个人的记忆突然出现断层	157
自寻短见的贼	161
培训班上的逃兵	164
二十六缸香油	167
余治安	171
老 奎	173
杨二嫂	177
宁可吃亏	181



• 4 •

第

一

辑

青

春

是

场

梦



第几个村子，

村前村后，几

遍笑痛嘴，手提

我家后院里

水，甘甜，清凉，

退不幸的是

给烧个净光。竹

村民们便拥

开始我爹很

得我在废墟中

人们每次

有村民为了一

一人……

两天……

十天……

半月……

村民们来打

们不嫌不嫌，

是味切三块，

大半年中，

不下吧。因

家，第一是

也，我家院子

的竹竿河里

那边背水吃

叶落，放一把

有了吃虎的

的话，我爹

每家要个

每天，来我家

哥，老，好，

结婚了，这样，

坐在水井旁，

放救救我的，

有一番人

卷

附

景

亭

亭

亭

抄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井

偌大个村子，却没有井。

村民们，几十年都是翻过一架山梁，到梁那边的竹竿河里背水吃。罐装桶盛，手提肩掬。习惯了，所以谁也没觉出累。

我家的院里打了一口井，从此结束了到山那边背水吃的历史。那水，甘冽，清凉，咂进嘴里口爽心甜。

但不幸的是那一年，苍天大旱。庄稼枯萎，茎黄叶蔫，放一把火都能烧个净光。竹竿河也断了流，河床龟裂。村民们没有了吃水的地方。

村民们便拥上我家的那口井。

开始我爹很高兴。看着人们那讨好的神情，巴结的话语，我爹的心像放在蜜罐中渍了一般。

人们每次来打水，总是向爹没话找话说，个个夸赞爹是个大好人，为村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一天……

两天……

十天……

半月……

村民们来打水的时间一长，我爹就受不了了。每天，来我家打水的人们络绎不绝，川流不息，赶庙会似的。大人，伢崽，老翁，妇孺，呜里哇啦一团糟。

人多井小，又连逢大旱，我家的水井很快就枯竭了。这样，水就跟不上吃。提着水的，就欣欣而去。没有水的，就坐在水井旁，等水慢慢沁出，沁一点用瓢舀一点。像陈州人等待包公发放救济粮似的，白天黑夜，我家院子的水井旁，都有人守候在那里。大有一番人嘶马叫的壮阔



场面，没个清静的时候。

这样，我家的吃水也面临一场危机。每日，等村民们满足而去了，我爹才从井底舀几瓢浑水上来，放在盆里澄了又澄，每次都能澄出半盆泥巴来。

这天，村民们再来打水时，我爹就黑着脸，说水井没水了。

正兴冲冲而来的村民们，又悻悻而去。

有人说：“不就是院里有口井吗？”

又有的说：“就只能发这么大的财！”

还有的说：“连口水都不让提，只想活他一家人呵！”

附和的人说：“就是！就是！吴才做事真绝呐！”

我爹得罪了村里所有人。个个对他痛恨入骨，咬牙切齿，恨不能食肉寝皮。

就在那一天夜里，老天猝然大发慈悲。咋咋嚓嚓的雷声在村子的上空球样的滚来滚去。一时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大作。

就在半夜里，忽然一声闷响，震动了整个村庄。

第二天，雨过天晴，艳阳高照。

我爹出来对村里人四处散布说，我家院子里的那口井坍塌了！

村里人来我家院子里参观塌陷的井，心里虽幸灾乐祸，嘴上却说着：“可惜！可惜！”

我爹又加入村民们进山背水的行列。

只是没有一个人再说我爹的不是。

看着毁坏的水井，我对爹说：“明明一口好端端的水井，你干吗要填平了呢，爹？”

“孩子，你记住这样一句古话：十顿饭救济一个人，一顿饭得罪一个人。”

爹向我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意 外

仓4点准时起床。仓近段时间养成了起床跑步的习惯。

那天，仓又像往常一样顺着马路向镇外跑步。

可是跑着跑着，天突然“咣”的一声明亮起来！

仓感到很意外。仓从未见到天亮得这么快。以往仓跑完步回家，小镇的人们仍在甜甜的梦乡中。可是如今跑步还不到10分钟，天竟提前亮了，亮得这么突然，眨眼之间。仓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一种自然现象的奇迹。在那明亮的光色里，仓袒露无遗。仓只穿一条三角裤衩，连两瓣屁股都兜不住，仅仅遮羞。仓的肋骨根根凸起，瘦骨嶙峋。在露天的旷野里，仓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这副模样丑陋不堪。

仓再回头看小镇，镇民们都已破天荒起个大早。仓看到紧抵小镇的犄角山上红云一片，铺天盖地。彤红的色彩漫漶整个空间。

仓决定返回。

这时马路沿线起早的村民们指着仓的背影咕哝：“喏！马路上跑着一个疯子！”

有人定睛一看：“嗯，不错。瞧他只穿条裤衩，身子瘦的，大概几天没吃食了吧！”

仓顿然打住步。仓从村民们的目光里证实他们在说他。仓万万没想到村民们会把他看成一个疯子。

仓的形象确实像一个疯子。

仓每跑一截路，都有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嘀嘀咕咕。

仓知道自己今天不能再回小镇了。仓是一个文化人。仓平素在镇民们面前很注意自己的形象。自己这个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是村民们不说他是个疯子，镇民们也会认为他是个神经病。

仓又趑转来向一座守鱼塘的草棚子跑去。仓想在草棚子里索性蹲到



天黑再回到小镇。

可是草棚子里还睡着一个守鱼的懒汉。那懒汉睁开眼一瞅难堪的仓，吓得眼珠倒错，扔下铺卷，撒开脚丫子，向村里惊天动地跑着嚷着。

仓只好又拐向另一个地方。

这时迎面又截过来一群娃子。有的持着弹弓，有的拖着竹竿，有的提着哨棒。仓想向他们解释。但娃子们全然不理这一套，一阵风似的掩过来，吓得仓张皇遁去。

仓顺着马路一直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仓在一个大坎子里面一直睡到天黑。

当“轰隆”一声巨响，才惊醒仓。仓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姣美的妻子正泪流满面地跪在他的跟前。仓和妻子都不约而同注视着产生巨响的地方。十几里外的天际火光一片。着火的地方正是他们的小镇上空。

妻子说：“我一直守在你跟前几个小时呐！瞅你那狼狈样，我还以为你到哪儿了呢？害得我在外整整找了一天！”

仓收回目光，就把他早晨的伟大发现告诉了妻子。

妻子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天还是先前的天，怎么会突然早亮了哩，怕就是你一个人的发现罢！”

仓说：“这是真的，信不信由你！”

仓拉起妻子就往回走。

可是顺着原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的家。

仓确信是他们家那地方已变成一片废墟。仓看到到处是残垣颓壁，椽折檩断，满堆瓦砾。

不知何时在那片废墟上挤满手擎火炬的人们。大人团团，老翁妇姪，扶老携幼，吵吵嚷嚷，但都是镇外人，全是陌生的面孔。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纭。仓很赧预，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仓想询问。可是没有一个他熟悉的人。问妻子。妻子说：“我顺着马路找驴一样找了 you 一天，脚都磨出亮泡了！”

这时有个焦头烂额的本镇老者蹒跚而来：“你外出一天大概不知道

吧？天快黑的时候，犄角山火山喷发了！可怜小镇的人，烧的烧，砸的砸，所剩无几……”

仓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只有他和妻子意外地活着。

女兵杨奇

杨奇是部队文工团的一名歌唱演员。她的歌声，甜美，圆润，像一泓山泉，给人感觉不是用歌喉唱出来的，而是用心流淌出来的。杨奇不仅长相漂亮，而且善解人意。每次到部队各基层慰问演出，她都能将官兵的心与她拉得很近。细心的杨奇，一向是个爱动脑筋的女孩子，聪明好学，还没到文工团当兵时，就喜欢钻研一些有关人体工程学、心理学、阴阳五行学等方面的知识。

杨奇近来随着文工团的几个姐妹，到唐古拉山上的哨所慰问演出时，遇到了一件稀奇事：哨所的几名战士，不知何时患了一种奇怪的病，头晕，心悸，失眠，食欲不振，躁动不安……要说是高山反应，似乎不大可能，战士们来到山上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他们早已适应了这种高山气候；要说是营养缺乏，显然也失去一定的可信度，这里条件虽然比其他地方艰苦一些，但每隔十天半个月，山下都要想方设法派人向山上运送一趟蔬菜米面，还包括冷冻的牛肉和鱼干等食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战士们患上这种奇怪的病呢？班长刘金生不敢怠慢，赶忙向部队首长做了及时汇报，部队首长得到情况，立即组织得力医务人员到山上为他们诊治，吃了药，打了针，输了液，但效果甚微。又请来专家会诊，仍是没查出真正的病因。

这个哨所，位于唐古拉山的上端，人迹罕至，空气稀薄，到处都是茫茫白雪，刺得人的眼睛生疼生疼的，总想流泪。这儿很少见到有成群的鸟儿飞过来，即使有几只鸟儿滑翔过头顶，也极低，与其说是飞，倒



不如说是在头顶缓缓地盘桓，扇动的频率明显减缓许多，犹如剪不断空气的阻力与束缚。有时，也会有几只小兔子，或是狐狸蹿过来觅食。它们见了人，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害怕，用两条后腿支起来，直直地立起身子，小眼睛闪烁着警觉，认真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有调皮的哨兵冲它们打声口哨，它们这才仿佛意识到危险的存在，迅疾放下前爪，撒开四肢，向远处遁去。

杨奇和几个姐妹为执勤哨兵演出完毕时，天已快黑了，下山是不可能的了，晚上只好在哨所留宿。哨所不像山下，房间多，床铺多，男女分开住就成了。哨所总共十来个人，床铺是通铺。男女是不可能睡在一起的，彼此挨那么近，谁会保证不想心事呀。

战士们关键时刻，将男子气概表现得十足，坚决让杨奇和她的几个姐妹睡。杨奇和她的几个姐妹，坚决让战士们到铺上休息。正因为战士们在高山上太辛苦了，她们才上来慰问演出的，她们可不想因为自己的到来，反让战士们“夜不能寐”。

双方正僵持不下时，班长刘金生突然想出一个折中法子：上半夜，杨奇和她的几个姐妹们睡；后半夜，战士们睡！

睡觉分成两班倒。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奇迹就在第二天发生了。患病的几个战士，早上从被窝里爬起来时，感到症状明显比昨天减轻了许多！

班长刘金生骂几个战士是贱骨头，一定是见到漂亮的女孩子，起了精神作用。但细心的杨奇，似乎看出了门道。

慰问演出结束后，几个姐妹要下山了，杨奇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她要一个人留下来再待几天。杨奇称，她已为战士们找到了一个治病的秘方！

刘金生和战士们问杨奇找到了什么秘方，杨奇调皮地笑笑，诡秘地说：“暂时保密，到时你们自然会知道的——不过，我敢负责任地说，要不了几天，患病的战友们都会痊愈的，保证安然无恙！”

战士们下意识地挠挠戴着帽子的后脑勺，感到一头雾水。

没曾想，过不了几天，患病的战士们感到身上的症状真的消失了，

痊愈了！哨所里年龄最小的那个战士，凑上前，懵懂地问杨奇道：“杨姐，你说他们的病是你治好的，但并没见你用什么灵丹妙药呀！难道有神灵暗中帮助你不成？”

杨奇用手指轻轻地戳了一下他的额头，娇嗔道：“去去去！你现在还小，还没到开窍的时候哩！”说完，捂着嘴，嘻嘻窃笑起来。几个战士感到杨奇的笑有些暧昧，都跟着笑起来，很开心。

这天，几个战士外出巡逻时，杨奇也要跟上去。本来，战士们今天是不想带杨奇的。外面的风雪正刮得大，有些迷离，战士们怕杨奇吃不消。执拗的杨奇，死缠硬磨非要跟着去，战士们被缠不过，只好同意带上她。

一同巡逻的杨奇，犹如一只快活的小鹿，一路蹦蹦跳跳的。

在一个陡峭的坎子下面，眼尖的杨奇，看到有一只火一样红的狐狸，正一瘸一拐地向前跌撞，跳跃。这团红，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仿佛一团燃烧的红绸布，红得让人爱怜，红得让人心疼。想也没想，杨奇竟一下子跳了下去，欲去救那只狐狸。就在杨奇跳下坎子的时候，身体失去重心，在坎子下面连打了几个滚翻，整个人，结结实实地撞在一块巨大的石棱上，顿时，血顺着额头汨汨地流下来，在洁白的雪地上，盛开出一朵嫣红的花。

战士们背上昏迷中的杨奇，快步向哨所冲去。年龄最小的那个战士，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一路哭叫着杨姐。

哨所里，班长刘金生慌乱中找来平时备用的消毒药液，给杨奇擦拭伤口，又用应急绷带赶紧满头缠上，压迫止血。

杨奇的左腿胫骨已肿胀起来了，不能动弹，看样子八成是骨折了。由于疼痛，又出了不少血，杨奇在迷迷糊糊中一直说着胡话，满头大汗。刘金生决定派人送杨奇下山紧急治疗。就在战士们手忙脚乱地将杨奇抬上担架时，杨奇睁开了眼睛。战士们都围上来，看着杨奇，却说不出话，个个眼里满含着泪水。

年龄最小的那个战士，哽咽失声：“杨姐，你不会丢下我们不管了吧？我们再生病了怎么办呀？”



杨奇艰难地抬起手，帮他揩去脸上的泪水：“你又说傻话了，即使我一时来不了，我还会让我的姐妹们，随时上来看你们的……”

刘金生俯下身子，对杨奇故作轻松地笑道：“安心下去养伤吧，什么时候想上来，这里随时欢迎你——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治病的秘方呢！”

杨奇笑笑，没有作答。其实，她早已将答案告诉他们了。那天早上，细心的杨奇发现，患病的战士睡进的被窝，正是被几个姐妹刚焐过的。根据她所掌握的医学知识，人在睡觉时，会自然分泌一种体味，患病战士，也许恰好接受了这种体味，从而达到了一种阴阳平衡，使症状减轻……想一想，这男女在一起，真是很奇妙呀，即使是彼此的呼吸，也能使人达到一种生理和谐！

杨奇含泪向战士们告别时，紧咬嘴唇，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说：待养好了身体，一定抽时间到哨所看他们……

窝囊

齐楚鼓足勇气给秦军打电话，没想到他真的来了。如果秦军在电话里给他说声对不起，事情也就过去了；如果秦军来到家里，不显得如此飞扬跋扈，一场悲剧的发生完全可以避免……

齐楚与秦军是从小穿开裆裤一块儿长大的。两个人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直至齐楚后来考上大学，被分配到市里的纺织厂做了一名销售员，两个人依然保持着往来。秦军虽然与大学无缘，但头脑灵活，会炒股，似乎一夜之间，他的兜就被大把的钞票胀得鼓鼓的。有了钱的秦军，犹如黑社会老大，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日子过得颇为滋润，体面十足，风光无限。

齐楚的老婆，经常拿齐楚与秦军相比较，点着他的额头说：“你呀，还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哩！你看人家秦军，没上过大学，混得却比你强——你呀，窝囊！”